

Max Frisch

马克斯·弗里施小说作品

Der Mensch erscheint im Holozän

人类出现于全新世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著

徐纪贵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Der Mensch erscheint im Holozän

人类出现于全新世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著

徐纪贵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出现于全新世 / (瑞士) 弗里施 (Frisch, M.) 著 ;
徐纪贵译. —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624-6386-3

I. ①人… II. ①弗…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瑞
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0322号



人类出现于全新世 RenLei ChuXianYu QuanXinShi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著

徐纪贵 译

特约策划 周丽华

责任编辑 颢睿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虎溪重庆大学西门正对面)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80 1/32 印张: 4.75 字数: 72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386-3 定价: 2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马克斯·弗里施的小说创作

蔡鸿君

马克斯·弗里施 (Max Frisch, 1911—1991) 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瑞士德语作家之一，他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被人们视为战后瑞士德语文学的象征。

马克斯·弗里施于 1911 年 5 月 15 日出生在瑞士苏黎世一个建筑师的家庭，中学毕业之后进入苏黎世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1933 年因父亲去世中断学业独自谋生，为瑞士和德国的报刊撰写文艺评论、游记、地方报道等。这一时期的经历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尔克·莱因哈特》(*Jürg Reinhart*, 1934) 提供了素材。1936 年，弗里施在朋友的

资助下，进入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攻读建筑学，他焚烧了自己的全部手稿，决定彻底与文学绝缘。1940年夏，弗里施完成了学业，起初受雇于建筑设计业，1942年参加苏黎世莱齐格拉本露天游泳池设计比赛获得一等奖，随后创建了自己的建筑设计所。作为建筑师的弗里施并没有真正做到与文学绝缘，1939年，他从局外人的角度写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生活的长篇散文《面包袋纪事》(*Blätter aus dem Brotsack*)，1943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我崇拜点燃我的东西，又题：难以相处的人们》(*J'adore ce qui me brule oder Die Schwierigen*)^[1]，这部小说是《于尔克·莱因哈特》的续集。战后初期，弗里施创作表现战争题材的剧本《他们现在重展歌喉》(*Nun singen sie wieder*, 1945)和《当战争结束之时》(*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1949)，为战后初期德语文坛出现的一系列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开了先河。剧本《中国长城》(*Die Chinesische Mauer*, 1946)，反映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忧患，展示了一个面临危险而又

[1] 作者在1957年再版此书时，删掉了原书的一部分，并将书名改为《难以相处的人们，又题：我崇拜点燃我的东西》。

荒诞奇特的世界。这些作品连同《圣克鲁茨》(*Santa Cruz*, 1944)《奥德兰特伯爵》(*Graf Öderland*, 1951)《唐璜,又题:对几何学的爱》(*Don Juan oder Die Liebe zur Geometrie*, 1953)等剧本,让弗里施成为瑞士乃至整个德语剧坛的一颗冉冉上升、璀璨夺目的新星。

如果说弗里施最初是以舞台上的成功而一举成名的话,那么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施蒂勒》(*Stiller*, 1954)《能干的法布尔》(*Homo faber*, 1957)《我的名字是冈滕拜因》(*Mein Name sei Gantenbein*)则奠定了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

《施蒂勒》是弗里施作为美国洛克菲勒戏剧奖学金获得者在美国逗留期间开始创作的。作者本人当初曾称之为“一部不成功的长篇小说”,未完成便搁置一旁,后来在苏尔坎普的催促下完成。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瑞士雕塑家逃避妻子、朋友、职业、国家,侨居国外六年,当他改名换姓返回瑞士时在边界被人认出,受到拘留审查的故事。小说的前一部分通过我(施蒂勒)的自述和另一个“我”(怀特)的供词,以及施蒂勒的妻子、情人、朋友等人的陈述展开情节:施蒂勒是苏黎世的雕塑家,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时曾受命单独封锁一

个渡口，由于没有勇气开枪，结果被弗朗哥法西斯分子解除了武装。他在婚姻和事业上颇不如意，妻子体弱多病，夫妻生活单调乏味，依靠雕塑工作又难以为生。一系列的失败使他灰心丧气，终于离开了祖国，漂泊到了美国。六年之后，他化名“怀特”还乡，结果在入境时被人识破，在亲友、律师、检察官的竭力劝说下，他终于回心转意，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小说的后一部分是检察官对施蒂勒还乡之后生活的叙述：他与妻子迁居日内瓦湖畔，依靠制作陶罐为生。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在单调、乏味、无聊、寂寞的生活中，施蒂勒又萌生了“逃遁”的念头，然而妻子却在此时因肺病去世，留下施蒂勒独自品尝生活的寂寞。弗里施笔下的施蒂勒是一个无法适应周围环境、无力驾驭生活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者着力于探索人们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如何解决精神空虚、心理恐惧等问题。小说出版之后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扬，认为它符合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政治和文学气候，在艺术上继承了从普鲁斯特、乔伊斯到托马斯·曼、罗伯特·穆西尔等人长于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因此有人将《施蒂勒》称做“一部站在时代高度上的作品”。但是，《施蒂勒》并未立

刻得到广大读者的首肯，最初的几版均只有几千册印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家名望的增长，这部小说才逐渐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并且成为苏尔坎普出版社第一本印数超过一百万册的书。

与起初仅仅受到评论家们赏识的《施蒂勒》相反，弗里施的下一部小说《能干的法布尔》在出版之后，立刻就获得了无数读者，很快就突破一百万册，迄今这本书的德文版已经销售超过四百万册，还被列入德语国家中学必读书目，并且被翻译成近三十种外文出版，在弗里施所有作品中是被译成外文最多的。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主人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官员瓦尔特·法布尔，他的使命是周游世界，为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帮助。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瑞士苏黎世联邦工学院任助教，爱上了学艺术的女学生汉娜。法布尔工作勤奋，办事机灵，积极热情，富于活力，把科学技术看得高于一切，因此被汉娜称做“能干的法布尔”。汉娜是德国犹太人，因逃避纳粹迫害来到异国他乡。在汉娜怀孕之后，法布尔决定和她结婚，但是赴巴格达工作的美差则对他更有吸引力。由于受到法布尔的冷遇，汉娜最终拒绝了他的求婚，

并且同意打掉肚子上的胎儿。二十多年后，法布尔因飞机故障迫降在荒野，遇到了一个老朋友的兄弟，于是改变行程，随此人一起去南美原始森林的种植园拜访老朋友，然而就在他们到达之前，这个老朋友刚刚自杀身亡。这一事件打乱了法布尔的生活节奏，他改变乘飞机赴欧洲参加会谈的计划，独自乘船旅行。在船上他结识了二十岁的姑娘莎贝特，她长得与年轻时的汉娜十分相像，并牢牢地吸引了法布尔。两人很快成了情人，结伴去法国、意大利旅行。尽管法布尔始终预感莎贝特就是他和汉娜的女儿，但却总是以推算莎贝特的出生时间竭力打消这种怀疑。在希腊海滨，莎贝特被毒蛇咬伤，在奔跑中又不慎摔倒，造成脑颅损伤。医生虽然有效地控制了蛇毒，但却忽略了脑颅损伤，莎贝特因此不幸去世。在医院里，法布尔见到了莎贝特的母亲——现在雅典一家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的汉娜，并且证实自己就是莎贝特的生父。血亲相奸的事实和女儿的不幸亡故使法布尔精神崩溃，他离开雅典，四处旅行，试图埋头工作忘却一切。但是，他失去了昔日的自信和内心的平静，终于辞去工作，又一次回到雅典。这时，法布尔已身患晚期胃癌，他躺在病床上不得不承

认：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一切，更不足以使人逃脱人为的过失和命运的惩罚；他的精明能干与他扭曲的精神生活发生了矛盾，结果是既毁了汉娜和女儿的幸福，同时也毁了自己的一生。对这部小说，作家格外看重，他不顾年近八旬、病魔缠身，仍然参与电影剧本的修改工作，甚至打算亲临远在墨西哥的拍摄现场。1991年1月底，弗里施邀请许多亲朋好友，在苏黎世一家电影院，观看了刚刚由德国著名导演施隆多夫执导完成的故事片《能干的法布尔》，虽然作家对影片的结尾不太满意，但他为能够亲眼看见此片感到欣慰，并且充满创作欲地对导演说：“假如我们再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也许会想出另外一种结尾。”

1960年，弗里施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我的名字是冈滕拜因》，1963年5月完成初稿，标题为《丽娜，又题：我是盲人》，1964年正式出版时易名为《我的名字是冈滕拜因》。这部小说试图通过主人公的婚姻问题反映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冈滕拜因是一个家境殷实的瑞士公民，妻子丽娜是有名的演员。冈滕拜因在一次交通事故之后，虽然耳聪目明，却声称自己双目失明，因此他不仅对妻子与人私通视而不见，

而且对朋友们隐讳的目光熟视无睹，所以夫妻之间和睦相处，与朋友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但是，这种和睦和融洽完全建立在欺骗和自欺欺人之上，正如小说开头主人公的自白：“苏黎世是一个蓝色的城市，只是我的眼镜把它变成了灰色的。以致人们产生恐惧，灰色的再加上一条通向丽娜的虚线。”^[1] 弗里施在叙述方式上又进行了新的试验。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我”最初是冈滕拜因，在介绍了一番自己的身世和与各色人物的关系之后，不断地变换身份，时而是冈滕拜因，时而是妻子的几个情人，时而是盲人，时而又耳聪目明；女主人公丽娜也在“我”的叙述中一会儿是女演员，一会儿是吸毒的意大利女人孔特莎，一会儿又变成为人之母的贝娅特丽丝。作家试图通过这种角色多变的手法表现个人的内心矛盾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社会现实妨碍个性的自我意识，主人公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谎称失明正是这种不承认态度的最佳表现。小说的结尾，“我”反问故事的真实性，并且指出这只是一些虚构的经历，不相信这些虚构的故事是

[1] 《马克斯·弗里施全集》，莱茵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 1976 年版（以下简称《全集》），第五卷，第 28 页。

自己的真实生活。1965年，弗里施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原定由恩哈特·维基执导，但是拍摄计划后来因导演生病而流产，剧本于1966年以《苏黎世过境——一部电影的草稿》(*Zurich-Transit*)为题出版。

《蒙托克》(*Montauk*, 1975)《人类出现于全新世》(*Der Mensch erscheint im Holozän*, 1979)和《蓝胡子》(*Blaubart*, 1982)是弗里施晚期重要的三部小说。《蒙托克》是一部带有大量自传成分的小说，书里很多细节都以真实生活为依据，作者在叙述一对年龄悬殊的情侣在海滨度周末的同时，插入了大量对往事的回忆，使读者了解到弗里施过去很少提及的生活经历。他将《蒙托克》称做是他的“遗书”，想以此告别写作生涯。“蓝胡子”的故事见于法国和德国的民间故事集，也被收录进了初版的《格林童话》。它的情节大致如下：一名长着蓝胡子的骑士总是在杀害自己的妻子后将她们的尸体藏在同一个房间里。后来，“蓝胡子”就成了杀妻者的代名词。很多德语作家，比如蒂克、德布林和弗里施等都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创作过作品。在弗里施的小说《蓝胡子》中，被指控杀妻的费利克斯·沙德医生不再是凶残的杀手，而是无辜的受害者。

《人类出现于全新世》表现的主题是衰老和死亡。主人公是73岁的退休老人盖泽尔，他独自生活在提契诺一个风景如画的山谷，妻子已经去世，唯一的女儿住在城里，对他来说，时间过得太慢，从书报上摘抄和剪下有关名词术语的解释贴在墙上，为他打发了许多时光。“他夜不能寐，躺在床上听出了十六种不同的雷声……滂沱大雨引发山崩、断电停机，山谷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只有依靠直升飞机维持供应……老人独自进山，试图‘漫游’到毗邻的意大利，但却未能如愿……雨过天晴，山谷的生活又恢复正常，老人继续他那枯燥乏味的生活。”这部小说几乎没有情节，更无发展高潮，没有矛盾冲突，没有对话，唯一的人物就是老人盖泽尔。暴雨、塌方；恐龙、矿石、地球和人类的历史；老年健忘、心绞痛、自言自语……构成了整个小说的内容，读者看到的是老人不断衰老的过程。主人公将大量从词典史籍中摘抄剪辑下来的文字及图表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以便随时查阅，然而年龄已经减弱了他的记忆力，作者将“人类出现于全新世”这一错误的概念作为书名，正是为了突出主人公衰老和退化的状态。平淡的叙述和穿插其间的大量采用各种字体的“剪贴资料”，

使这部小说在弗里施的创作中独具风格。

弗里施曾经获得多种文学奖，其中有瑞士席勒基金会奖（1935）、迈耶尔奖（1938）、洛克菲勒戏剧奖（1951）、拉贝奖（1955）、毕希纳奖（1958）、席勒纪念奖（1965）、席勒基金会席勒大奖（1973）、联邦德国书业和平奖（1976）、海涅奖（1989），等等。1998年，为了纪念弗里施，苏黎世设立了“弗里施文学奖”。2011年是弗里施诞辰一百周年，瑞士和德国计划举办大量纪念活动，其中苏黎世和德国慕尼黑分别举办“弗里施纪念展”。

用又松又脆的面包片砌一座宝塔，想必是可能的。脑子里什么都不想。耳朵里什么都不听，雷声，雨声，屋檐水落地的滴答声，房子周围的汨汨水声，全都充耳不闻。或许永远搭不成一座宝塔，可是总能借此消磨夜晚的时光。

外面传来敲打铁皮的响声。

每当砌到第五层时，总是要发生摇晃。正想将下一块面包片砌上去，手却抖个不停，要不就在山墙本来已经屹立眼前之时，却咳了一声，于是乎又全部倒塌——盖泽尔先生有的是闲暇。

村子里传说着种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人家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滑坡，相反，是一堵旧的挡土墙垮了，而在那里，公路改道是不可能的。邮局里那位本该了解情况的女营业员，只告诉人家邮车停驶了，与此同时，她照旧忧虑憔悴地在平常营业时间站在窗口里面卖邮票，也接收顾客交寄的包裹，然后不慌不忙地放到台秤上称，再盖上邮戳。人们推测，联邦和州当局会竭尽全力恢复公路交通的。只要没有雾，万不得已时也可以投入直升飞机嘛。村里谁都不认为，有朝一日或者朝朝一夕，整座大山会一滑而垮，将村庄永远掩埋。

外面传来敲打铁皮的响声。

宝塔没有砌成功，而时已午夜。

开始是在上周的星期四，当时还可以坐在露天里纳凉，像一般雷雨前夕那么闷热，蚊虫透过袜子咬人，看不见远方无声的闪电，只是觉得浑身不舒适。山野上空看不见一只飞鸟。